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龍雲集卷十五

宋 劉弇 撰

書

上曾子固先生書

先生閣下厥今推文章選鋒擅天下能事者誰乎徵諸
學士大夫必曰曾公其人也使學士大夫類能知閣下
所為則弇萬萬無可言者於此焉徒曰曾公文章擅天

下而初不究知其精微則弇雖欲不言得乎哉蓋世皆
科舉輩徒知閣下之能文而獨不知閣下所以能文者
非徒能文正在能變耳使舉迄而忘遠撫故而不跂其
新方將脂轄東引而未始收迹西踐則窮矣尚安得為
完文乎顧以為能知閣下之文要必無易弇者請摭撫
其一二試妄商焉

京本有庶字

必有合也文章之難也

京本無也

字

從古則然雖有博者莫能該也則處此有一道焉變

是已自樸散以來誰非從事乎文者其間重見沓出雖

列屋兼兩猶不能既其實然其大約有四曰經曰史曰
詩曰騷而諸子蓋不預也則亦不離乎變而已經之作
也使讀詩者如無書讀書者如無易其讀禮春秋也亦
然豈唯句讀而已其取名布義也亦然禹貢載禹治水
北徂東漸計往返無慮數萬里足所投京本作接者幾所身
所嘗者幾事而首尾纔千餘言焉及丘明之傳經也件
為編年而侈幾數百倍焉遷之為紀傳世家書表則又倍焉
其後有班范晉陽秋魏略之類則又倍焉不害其為史也詩

之約也一言而已曰肇裡已而三言曰盧重鉞已而至於五言

曰贈之以芍藥甚者如誰知鳥之雌雄乃有六言而由漢閱

唐又有七言焉不害其為詩也離騷之文則固異乎招魂矣

招魂之文則固異乎大招矣於流而為揚焉之麗賦

八字京本作九

歌九則亦無適而不異經也史也詩也騷也其每變乃如此

昔之人徜徉不根宜莫如莊周至其卒收之也乃有天下篇

焉賈生之書如陳政事一篇其劫末世故僅如卑卑之申韓

及讀懷沙悲鵬至欲拔堯孔之外鍵而直將以此世與

夫未始有極者遊也夫是之謂善變此殆韓愈所謂惟
陳言之務去陸機所謂怵他人之我先者歟二漢而下
獨唐元和長慶間文章號有前代氣骨何則知變而然
也如李翱皇甫湜輩尚恨有所未盡下是則蟲謹鳥聒

過耳已泯

京本作
隨盡

益無以議為也韓子之文如六龍解

駢放

京本作落
一作著

足千里而逸氣彌勁真物外之絕羈也

柳子厚之文如蒲牢叩鯨鐘驍壺躍俊矢壯偉捷發初
不留賞而喜為愀愴淒淚之辭殆騷人之裔比一作民乎

李翱之文如鼎出汾陰鼓遷岐陽鬱有古氣而所乏者

韻味皇甫湜之文如層崖束湍翔霆破柱當之者駭矣

而畧無韶潤

京本作韻

呂溫之文如蘭橈桂檣質非不美正

恐不為杞梓家所錄劉禹錫之文如剔柯棘林還相影

發而獨欠茂密權德輿之文如靜女莊士能自檢儼無

媒介則躡矣若閣下之文則廓乎其能周燧乎其能明

歛乎其若有所待眇乎其似不可攬而取也挑

京本作抗

之

以果而不失於銳駕

京本作蹕

之以逸而不至於放聳之以

嚴而不傷於介振之以冷汰而不過乎絜和平淡泊而

非直紆餘委靡也愍惻怨悱而非直騷條感發也蓋自

六經已還諸史

京本作子

百氏下至山經地志浮屠老子之

書與夫翰林子墨之文章在閣下貫穿畧盡矣至於長

哦短篇尺簡寸札音期灑落率有妙趣藻豐

京本作典

而證

博意滋出而義愈暢真博大者之言也語其形似則如

白玉田種種

京本作觸處

渾璞如青翰客而有秀舉

京本作舉

如

天驥踟影筋理颺灑如喬松弄之真率徑盡如炙髀

當作

輟聯環之運而不窮也如疾蒐者之扼態脰而絕軀臄也如鋸齒錯列初若齟齬而卒乎其相承也如荀生之辨車輞叔向之別勞薪易牙之判淄澠而不可以非道入也嗟夫是其為曾公之文歟此弇所以有見乎閣下者也弇涉世不韻往者孰謂閣下不以過疎乎已者見畧而正用過譽乎人者見取因一介行李之間北走京師亟欲拔置門下使與賢子弟游故雖弇亦以為他日之願望誠有在於是者不可以無償也冒不測之汝漢

走千餘里之襄陽於斯時也去入謁之艱無門屏之伺一朝而足迹接焉顧不幸哉脫或泯默自同乎衆人則閣下當誰與進者謹因藉手次一二具之錄耶棄耶惟命是聽入冒台嚴俯伏待罪不宣弇再拜

上曾子宣樞密書

樞密中大閣下熙寧之治光華至今要是君相萬世一遇明效決非偶然也開乾闥坤上追唐虞三代下睥睨不可有加之後世造出法度有如吾神考加惻恒至到

京本作懇
惻至意

刷滌滯廢惟新遠圖不搖奪於異意浮議也

取先後孔孟動符淵衷而後已廟謨國計有如吾王荆
公于斯時也進受知天子旁連茹宰相步趨玉除出入
承明與鳴玉曳履者號一時任事大臣不過二三人而
閣下居一焉士亦有前慮却顧尊主庇民如賈生之陳
政事劉向之輸忠赤者乎求之無有則必曰曾公嘗建
明某事矣天子以為能宰相以為便已而効之民也果
然士亦有論列上則侃侃閤閤如嚴助之通籍吾丘壽

王之方畧輻湊者乎求之無有則必曰曾公嘗可否某
事矣天子莫之易諫官御史弗能奪已而効之民也果
然大率肇事商功之臣類皆峭刻深中流入於詭智而
薄恩如閣下所至則恕心用焉得君每專則視吾言之
亟入唯所迎合而已如閣下所至則公道存焉京本作出由
此觀之閣下信乎其無負於熙寧君相矣及夫時運而
事遷論者曾不顧成効何若至出私智追悼前日有為
大臣并與先朝不刊之令甲京本作典而竊議之無復忌憚

夫聖心賢迹炯若懸象王氏之學不待較而可知也而

攻焉者不啻晨霾宿祲之蝕

京本作曠

清明而一時薄俗子

又皆諱治其學方閣下與大丞相親更其間屢折數推

京本作挫

曾不少貶猶玉火而銅燥濕扶持固護十有餘年

二本下有以至今日四字

誰者能之如閣下信乎其無負於熙寧君

相矣今者仁聖在上幸恢復先帝偉蹟

京本作系

加惠於天

下甚厚始擢用二三大臣而閣下又居一焉夫今日之

君相則前日之君相也觀會通為有素視成效為不誣

且閣下既能無負於熙寧則其肯苟且於紹聖乎意者天子非盡用閣下所長驅一世乎仁壽其勢不止則西樞殆溫席地而東府行為得志之秋矣某也敢以為賀焉某生廬陵薄城疑才與不鏤自彫者異文學吏事取衆人銖兩之效未能遠過則已不足自列矣至於區區之家世伶俜蕭衰才取具而已獨何足為左右之浼耶故皆畧之而未暇言焉顧以謂閣下德望高一時素心期古人昔者雖不得而親炙之然念之殆不置食頃

凡二十年于茲今則與霜吞之顛毛黃口之稚子並編

為清世幸民受閣下賜矣則在某似有所加損

京本作然在某

似未見有所加損

誠願一日徙席而當崇崛顧盼皆青春咳唾

若

京本作率

霖雨則如某之不肖亦釣上之一泥治中之一

礦耳其亦幸而為干將鑊耶不幸而播形於瓠甌之間

皆未可知則凡為是區區之入謁者知將不逃乎必然

之陶鑄也夫著造化不到處手唯王公大人能之舊所

為古律歌詩并雜文粗可以藉手者件如別編謹以當野

芹羊棗與所謂菖蒲菹者亦安敢以為果投閣下嗜好

也今夫貴人之倦客也必遮列甚肅而廚肉

二本作內

每有

餘糞除之人拙而守閭典謁辨慧而工於是為之說曰遮
列甚肅則喜自尊大廚肉每有餘則急頤養而急應酬
糞除之人拙則轍跡益加希守閭典謁辨慧而工則長
於拒閉而士不得通若夫喜客者則反是必坐席數敝
而將命者更贊迭唱矣士之馬不櫪而偵伺者疲於致
命矣於是又為之說曰坐席數敝客展敬居多也將命

者更贊迭唱接引益力也士之馬不櫪在道衆也偵伺者疲於奔

京本作致

命赴焉者恐後也嗟夫此盛世事也以

某今日之所見閣下則有焉其過人遠矣且任大臣責計安宗社所不足者非富貴也人而已矣故曰上臣事君以人願閣下之終之也於其卒也復為客說以獻于冒鈞嚴俯伏待罪不宣某再拜

上許左丞書

沖元

尚書左丞閣下士不自重而浮沉低昂於時也久矣士

不自重則名易污浮沉低昂於時則所入弗擇名易污
故世不知我貴所入弗擇故迹未加親而踈之者隨至
夫以易汙之名投弗擇之所入以不貴之我當隨至之
踈者夫如是則浮沉低昂於時果何益於不自重之士
乎甚矣戰國之不競也士一切薄惡自視僅如愆馥之
細民而所至之國與驕然揚中之矢也奚擇齊之君朝
迎一人焉則魯之士暮而趨楚之主夕重一士焉則趙
之客旦而至儀傾秦覆樓緩蘇代陳軫犀首之徒至蝕

輪禿脰而不悔謂身累數印為尊榮躡屨擔簦為能事

甚者至有彈劍缺以媒車魚貴雞口而笑牛後不亦少

字

羞而可憐哉亦可以少已矣而揖洗割肉持筴相門

穿履而行雪中遺風至漢猶在也此曹幸而無所遇合

萬一有所遇合功業之卑劣可無疑者而名稱亦隨手

埃滅矣甚至士之啗窳疵賤者家江西生與願受一廬

而為氓者齒方就學也人已笑其塊獨寡與蝸

京本作蛙

而螯蟄及得一官比衆人已為寂後而嗜拙之癖日加

於前高門華屋望而過之者凡幾所一時貴將有弗合
未嘗乞憐干寵者凡幾人然自以為庶幾矣而達不侈
於窮得不償其所失道悠而車遘風高而鵠遲於是鄉
閭詬病其前士友相與往還者敦迫其後至有比之觴
人而曾不知某之中心不獨取士不自重而浮沉低昂
於時者為戒凡若此其拘拘者固將有待夫適我願望
者聊一出也閣下道究乎變常名薄乎天淵一日較藝
取天下第一猶承蜩者之掇以至揚歷中外薦更事為

若乃東府之崇崛千楹百楹居在半天者於此一再入
矣且主上回睿眷加天獎不過二三大臣而閣下與
居一焉此亦鳳之儀韶麟之擾園出瑞吾宋多士爭
睹以為快而天下延首跂踵相須太平之秋也某敢不
移守株鏤劍之愚於既往齋振衣彈冠之志於適今乎
故其拔寒鄉激懦衷幡然改圖方自閣下始伏望誘而
進之使頗京本作得通姓字公卿間庶幾効跛蹇下乘蹢躅
而遊乎經途九軌也舊所為古律歌詩雜文合一通竊

自比於折楊黃華下俚之曲謹持以為台席摯不以溷
浼而替其甄采幸甚不宣某再拜

上葉舍人致遠書

太史舍人閣下伯樂逸馬於碣石之間里之人有得之
者網而歸之夫里之人常日所熟皆緩肉駕筋得志蹊
隧間馬耳亦何嘗見良馬於是櫪之桑落藩籬之墟轅
駒磴牝京本
作牡負裊揭橐之乘與夫三羸五駕跛驢駉驢
生死同價之毛物輩而淆焉者以百數秣以腐秣飲以

塗潦饑飽之不時也蚊蚋之相與緣撲也馬自知失職
始仰而悲俯而踉蹌若有大負他馬時有侵之者而不
校也一日氣血第揚憤臆外張杯壤掣韁若佯若亡衆
馬以為徒戲而不知志在千里也方將弭耳摩頸嚙嚙
而狎焉則拗怒却立若不可犯噴沫一睨而馬之疾顛
者五突羣敗面而亡者七跛驢駟驢之屬辟易遷延褫
魄奪氣羞不敢仰視自是衆馬失據蹄族大擾未逾年
里人之馬無故而耗者過半他日其子試取而乘之則

砉若曳電長子傷焉中子跌焉少子睞胎驚呼而逃焉
幾不得脫里人大恚絡吻絆蹄扶而斥之舍南之近垧
晨風暮日生意慘淡烏鳶羣啁而過之尾鬣焦禿榻耳
眇目塵蝕其瘡痍未幾而馬之僅存者才囊骨之皮與
敗楂束枿無辨會有柴車牛鐸坎鼓而過者馬不知以
為和鸞也於是嚼絡裂絆鼓髻揚鬣頸京本作頓踵赴節長
鳴造之二本作天若將就服取道招呼風雲而顧影自憐者
里人熟視曰嘻是不祥產也殆遺吾殃且吾絆之絡之

扶之斥之日遠其水草之甘而夕去庠廠之華羈勒之弗加服乘者收視而弗問自以為長謝其曹而踣殆有日矣而猶若是戒其子斥之益力於是伯樂聞之自姑餘之西裏糧褰裳重趼迹逸馬之所在而趨焉見之而泣曰天乎使汝至此極也是亦我有罪焉顧其役贖之百金淪蘭湯十斛而浴之食以麥糲加以剪剔搔爬其垢而起其瘡痕退而謂里人曰夫蘭筋飄灑膝本起如團麴紫艷溢口中出紅光尾肖雲慧

京本作惠
疑當作篲

耳倅

挿竹齒平而汗溝深長求之吾馬不與其一此數者天
下馬材而非國馬材也是馬也不馳之崑崙之丘而顧
紕之桑落之下不芻以青玉飲以白澗而敗薦黃潦日
戟其咽服且乘者非造父韓哀而授二本鞚於愚弄之
弱子一時曹偶非白兔晨鳧八駿之苗裔而相與居者
跛驢馯驢羸齒下乘則是馬安得不睨夫適然長鳴亦
見志耳驟得不祥之名斥而弗御亦已甚矣至絡吻絆
足馬則猶吾馬也而體加瘠矣窘辱於不知馬者之手

亦已甚矣於是四方之憐馬者不責里人而咎伯樂之不蚤贖也今閣下文章問學道德之粹完固一時聞人則亦士之伯樂也有人於此其坎壈巖嶮

京本作
塞剝

更百

故出泥塗殆有甚於若馬者至其所負亦不馬讓然進不俟姑餘之趨退不費百金之贖閣下似可坐而得也其亦有意於茲乎不然誠恐世之知馬者一日爭先取去則在閣下不過比之唐肆獨不傷駟僧心遺圉人無窮恨乎不宣

上陸農師書

給事閣下昔孫仲謀因天時投人隙奄長江而有之號
君天下三分之一則豪拔卓詭之臣時則有若陸遜實

就厥緒西殄荆楚北撓曹休

京本作操

蹶劉備夷陵卒死白

帝遜功居多抗斥閹宦預事策吳皓後必俘晉審而有

徵締交羊祜敵境安綏時比之華元子反君子長者之

風有足尚者曰機曰雲焯克紹續楊駭

當作駭京本同

聞之而

爭辟張華見之而心醉又其文章瑰瑋道縱騫踔捷出

似不從人間來故曰平吳之役利在二陸其皖皖使人
愛慕如此然自遜數世皆吳人吳人至今語門第者類
歸陸氏何則吳中氣象比他處最號勝絕層巖邃壑穹
岑飛嶺阜陸之陂陀鳥道樵林之掛空大者騰薄小者
縈帶錯者碁布拔者指攢飛煙濛霧雲日之冲融相與
蔽吞翕霍於朝暮之明晦而重湖灑其陰大江截其隅
梗楠杞梓豫章之宿幹干霄撓雲不夭斧斤其餘則鷗
翠翬翟設飾之饒篠簞琅玕藟蒲魚鹽髹漆之充仞無

外求者中有玉室璿臺霞標赤城天牖之虛明石橋之
嵌絕應真之所往還仙靈羽客之所

京本所字作相與

窟宅而

上下也故天台四明鴈盪稽山與夫洞庭松竹山水之

稱以此冠天下人之生乎其間者氣鍾淑靈質應粹清

往往如古人所謂

京本無此五字

與會稽之竹箭迭爭東南之

美從漢以來間有人矣然卒未有能輩陸氏之盛者由

是言之彼機雲而上其真三吳之望士而陸氏者又他

族之望姓歟時更千年鮮復繼者亟躡高蹈凌倒景而

絕徂鑣不意復見於今日之閣下也閣下才與古人比肩學與六經表裏策足要津適丁休明慰彼人望正自有素迎縷而析羣惑攝衽而就事功自孔孟沒千有餘載中間不幸酣於冗猥不根之傳注揉以雜駁自私之諸子而聖伏神徂日益無攷承學之士譬蟲蝕木不知皮外更自有味於是王荊公始以粹完絕世之學解剥頑陰揭之明光而閣下從而嗣焉於是學者知有宗師矣辯傾而天潢飛書成而都紙翔其所該涉蓋自山經

地志牛醫馬式齋諧急就渾天周髀與夫裨官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無不畧具其所發明雖尺簡寸札有足以契道者正使機雲輩復生未有能以彼易此者也然論其世如此其遠而表表特立如此其驗則閣下者其真無負陸氏乎以弇之不肖雖不足以追探本始而助張萬一竊伏下風之日久矣顧無以籍手敢操是說以獻閣下其何以進退之干冒台嚴俯伏待罪不宣

上張天覺學士書

運使學士熙寧之治至今藹茂赫烜不逼古為盛世
中俊偉顧何以得此天子聖而人材用也廟堂之上朝
奏暮下居者講蠱飭起解緩來者激干霄之氣奮蒲雲
之便九列三事之人雖雖穆穆人主儲精法宮虛當宁
俯前旒皇皇為若急材而未已者于斯時也明目張膽
論列慷慨求如賈生之右諸老清閒之隙智畧輻湊求
如壽王之罷天子意未必盡爾則亦奚啻牛毛麟角之
相懸耶一日執事拂衣起西蜀身槐簡綠綬則一官為

至踈遠無出力者相與攸助而先後之則一時為尤孤
立及夫吐胸中之寄攄弔古之情惘然自平進中曾不
閱歲履歷清緊驤騫風雲如布武康衢虛徐方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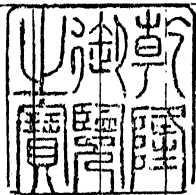
京本作夷

悠指日言邁無不可者故熙寧間得君如執事宜不多

有淵源六經旁貫百氏則董生向歆之博古也膚寸筆
端勢軋萬鈞卷濤收瀾末力猶壯則退之子厚之懷鈇
提槩也槩括訛繆水鏡人物了無不應其實則子將之
月旦孟堅之九等也於是天下殷然知有張公矣雖然

此自執事當然耳若夫明白空洞磊砢軒豁豪髮細故
胷中不留蓋通人之格物豪傑特起者之迎受而不拒
既得之多又取焉不勤則意造物者其真執事私也禮
不妄說人某也嘗獨患古所謂大臣者或失則徧中或
失則詐諛或失則躡而弗通或失則綽柔濡忍徧中故
忌而寡容彼田武安則然詐諛故語漫而效典彼朱博
則然躡而弗通故剛愎恚恚亦無所不至彼汲長孺則
然綽柔濡忍故撓折猥釀無益世故彼貢薛韋匡則然

此曹顧未嘗知有大體皆府憂患而宅怵迫者也曷足
為執事取哉故某之有意乎執事是誠在其天然者
人情見淵而思濯望簞而懷清風與至人居者灑然
不知鄙吝之心去伏惟昭代之矩矱後進之領袖宿春
委屨無趨燕走越之費其擁篲而躡前旌也宛在桑梓
之近墟則為某者顧不幸哉若乃浮之量陂挽之靈臺
特不過空執事方寸許地耳某之來似非悠悠衮衮者
其將何以教之不宜某載拜



龍雲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龍雲集卷十六至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

朱

鈐

校對官中書

臣

孫

球

謄錄監生

臣

劉

成佐

欽定四庫全書

龍雲集卷十六

書

上呂觀文吉甫書

宋 劉弇 撰

判府觀文正議閣下文章功業似是兩塗不獨到焉者
難正亦兼之者罕矣古所謂豪傑特起者某皆班班可
見功業太平在武人而窮愁憔悴不過於時者乃肯留

意文章焉擅文章者一切守柔持謹處事浮脆揣機決
疑倉卒徊徨至無復作起其氣者進功業者感慨自喜
闊略細故類皆不暇屈折文字間甚者殆如斲輪者之
竊笑糟粕也而又偶然成就於變故之臨時者常在功
業難習慣於喜好之一日者莫如文章是則某也兩塗
之說猶信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
之荀卿曰大儒之效此則兩塗之說不復用矣就今日
求之非閣下誰乎淵乎其精深眩乎其光明奪華擷英

萃宿根抵六經之羽翼孟揚之粉澤諸子百家之獨轡
而先鞭者故為論說為訓解為記傳為歌詩為表章誥
命皆本末忠義師友造化非昔人區區翰墨輩到也故
某意閣下文章如此訂正議論如龜灼蓍布而得前知
事為之圖譬如腐肉齒利劍而成敗立決一日乘邊障
揣敵情宛是樽俎間折衝枕席上度師此而雖老於兵
間者有不能加豈直誦左傳略皆上口暗與孫吳法合
者同日語耶天子嘗付以北門今又起而西矣敵墮吾

計中勢則當然故某意閣下功業如此某昧陋奮於寒
宗此賴一官身世坎壈譬猶卑枝撓幹擢本弗厚復託
宿礪陵壻壤之上霜侵雨剝僅有生意至於文章皆昔
嘗從事於斯者姑置不論乃若所謂功業雖未敢庶幾
間亦妄有意焉而不幸冗散刼之憂患怵之米鹽簿書
朱墨符移之騷屑又從而蠹蝕之是以若此其汨沒不
知年往而德慙也方閣下揚大旆取道神都也而某適
在焉將卜一過於不待更僕之頃而縷縷之私未知所

以進退前却切自億

元作隱

度以為世之三尺童子皆能

道呂公之賢而某也又嘗有意乎呂公之為人矣曠世
一時方自投足而獨得何俟而不望下風耶夫居盛寒
近釋重堂之孤裘而退營市人之薪芻非人情也舊所
為古律歌詩并雜文裒掇之近是謹以當不腆芹塊而
自副焉伏望閣下之教之也浮舟而絕海者驚蛟魚之
衝洞鴻沸渭與波濤相出没首尾失所向背死生之變
立至於此有不測土圭不考渾儀而東西南北辨則晝

占日景夜指斗極之效也英莖韶夏薦上帝饗祖考堂

上之聲

聲元本作
鳴球琴瑟

與夫鏞笙磬管合發並奏五聲十二

律齟然不亂者考之中聲也如閣下則某之日星中聲也望之久矣辱一言焉幸甚不宣

上中書侍郎李邦直書

中書侍郎閣下制舉之設也信是科目家一時難能事業多識強記契古而驗今要必身更數百萬言中迎受其入而外成誦於口若囊物待用在焉者隨索必得如

是而後可以責問學之富呼吸睥睨文成而章就如風
雨立至利劍之不留行猶以為拙若是而後可以責才
之縱橫自有此科以來問學富而才縱橫者殆不可勝
計然卒所以累是人者必才與問學也且其百家衆說
之浩汗與夫廋匿猥釀之名數間見互出務一切多知
之拘移其前而博溺其後則去取者難為精而依據者
易為汎一日問焉而以言則徃徃牽於氣數之終篇奪
於西薄之短畧於是敦迫遑遽之私見而雜擾不根之

說用及其既得也又皆徂成效而陋通規笑來軫而恬
故轍科目者一作家大率如此晁董公孫之在漢也僅免

斯累然學焉而不契其用用焉而不切其材則亦豈盡
能如一時區區策中語耶至唐人主寵數則有加矣而
人材益下居易浮簡元稹迹不如其心劉蕡歷詆閹官
無益唐室之紛紜而僧孺宗閔之徒至快私忿排斥宰
相卒成牛李鉤黨此數子蓋通人之巨擘閣下之附贅
懸疣耳某竊窺閣下藩籬京本作垣畦町有日矣殆皆不然

昔在英宗始親策材於庭而閣下承問之初即自比第
五倫之遇光武則有為之志已可見矣既而思湧翰動
轉旋開闔以寸管任萬鈞斥吏而農且商者逮漢儒傳
會災異非是裁抑奢侈汰卒之勇怯不相當圖天下之患
於未形見推大吾宋明聖繼出季孟視周漢而輿僕命
晉魏此宰相之槐簡綠綬諫官御史之直未疑柱後惠
文者之事也而閣下曾未以為能焉及夫搢紳熙寧視
草元豐契夙志於物功變場屋乎王除疑作涂以至更元

祐起紹聖獨成一家固已轡轡西漢作者而功業之在人方將與夔臯周召迭駕而前矣竊以謂無負制舉惟閣下為然某最造物之薄鍾而嗇與者讀書業文期古人似不徒用土梗糟粕至於聖賢分際與其心之精微間獨窺見其一二會有愜適至忘寢與食而不知日月之不貸也秩九品祿上農夫比更十有七年而僅脫堦墀歛板之賤間獨念在元豐時誤中有司程式幸得待罪庠序任教育事出沒經史間以為可長無負吾志及

故步一失則轉側崎嶇方且指西蜀奔走萬里外得牂
牁夜郎故時旁近地名不在謫籍而身遠適一行作縣
即與中朝並遊者缺飄然引去為遠地之蒙伊誰之過
也且去壅而疏蔽有如閣下門牆在焉而曾不以貴賤
疎戚限進退前却則某也接武下士妄獨干恩曲謁規
台光下燭為遠行慰正其時也夫誦王公大人盛德不
為諂進而列其私不為瀆反復煩言不入焉不為懟則
顧誠心所向如何耳凡此皆某得而藉口者乃若其藉

手則有篋匱下俚存焉舊所為古律歌詩雜文等比次之近是謹摯諸下執事其不幾於鼓之持布與豕白而薦遼東者乎顧某誠則至矣閣下亦將何以教之不宣

上章僕射子厚書

僕射相公閣下自有生民以來天下未嘗無宰相居焉者幾何人成就之者幾何事計其大不計其細問其人
不問其取充位而已一日得志澤朝下而暮滲漉變天
闕之民為期頤耄父至不旋踵宰相事業大率如此臯

夔稷契之擅美於典謨也自是開闢中一時稀闊盛事
譬八駿圖之在人間止可想見其風采不能人人駕馭
膝駢乘旦則與伊傅周召之徒姑置而不論直論其三
代已還每況而愈下焉者可也世之言名宰相不過曰
漢則蕭曹邴魏唐則房杜姚宋然此數子豈盡造化鑪
錘手耶豈盡無毫髮遺恨耶夫以生平刀筆之末而直
當坐而論道之責已不勝任矣烏在其為蕭曹使其君
峭刻任術而日入於羞稱之霸者烏在其為邴魏貞觀

之風不追三代一時禮樂無聞焉房杜不得為無過天
災流行而課捕蝗之民矜垂死之智以欺生張說與夫
有直聲無破賊才則姚宋不為無咎又況出乎其時者
風雨未必盡時若三辰未必盡軌道兵革未必盡偃寢
人才未必盡班叙而四夷未必盡率俾則此數子者直
漢唐宰相之雄耳槩之以前世盛烈可勝刪耶運丁紹
聖天子方將席唐虞之休晏安廟社於是亟圖柄臣以
康天祿而閣下起焉更事多故表裏洞見而力常有餘

設心一致危疑錯陳而中不怵迫蒐訪草澤進登百吏
猶大匠度材楹桷楔小大各適於用文章紀律以至
不刊之成法先後禦侮屹乎如一柱之負明堂中植而
不撓議者方以唐虞臣期閣下而閣下已能雍容閒暇
徐步雅顧疊疊進逼乎臯夔稷卨之烈矣某愚不熟重
輕論列少所遜避方俯伏下風之始顧乃盡取漢唐間
宰相班班可見者間摘發其瑕處既則又出區區夏蟲
之小知妄隱度大丞相不世高躅信乎其狂而不知量

也若是者非他蓋以為赫赫盛宋而有宰相如閣下則
功業不宜若是其班又竊意凡數子一時塞責時君亦
閣下過之而不暇問耳夫誦清廟之作者始可陋魯宋
夸上林之富者必先小齊楚其勢然也若弇者曾何足
道哉徒以頃嘗備數學宮冥心昔人翰墨小技似有一
日長處方君相大有為之時幸得待罪冗散生無益縣
官於此操筆以跂太平有日矣伏望閣下舉明主於三
代之隆留意無使阿衡專美有商之說使泰階六符之

光下燭萬物而陶冶日新之美坐周斯民則某也方將
禿毫繙紙從論次者之後竊自比於丹雘粉澤少効萬
分之一雖未能庶幾吉甫崧高之歌以佐其擊轅之語
獨不得與王褒頌聖主得賢臣者侔耶舊所為古律歌
詩解經雜文等合一通謹摯諸下執事伏望政事之暇
賜之采矚幸甚干冒鈞嚴俯伏待罪

上翟司業子久書

司業執事奔愚不料理不能脫略凡近少浮沉里閭間

生事敦迫為苟完僅足之計年十五始折節讀古聖人書十八弄筆墨學為文辭則粗識領略在衆羣中往往與先進爭軒輊從所謂鄉先生者求不吾下世故嬰仍時與願違着足一不得地即坐失歲月為場屋坎壈人行年三十纔試一官佐邑就事正京本作止得僻陋窮絕之海隅而區區聲迹出人下滋甚斂板而累累伺顏而盱盱衆人之所俳笑大吏之所姑置而勿卹歲考三書隨例罷去異時吏用保任者三人資令錄而某以不應數

法當待選及來京師聞吏部有所謂銓試者就之可以
亟調一出而輒得之又聞禮部有所謂教官者其流彌清
其收彌鮮而其獲益艱不知力不堪任妄亦就焉則連
出而連得之且操筆出於臨時成效初不前料掠取捷
聲連進不輟凡為是紛紛者類非某敢正為之也直迫
於不得已而已矣今茲事出望外惟是教官之職人材
所係士望正自不輕非如他官可冒昧而據也業已及
此矣正恐異日無從塞責則追悼始謀曷有窮已耶又

鍾陵據一都會文物之富先世則然儒宗墨客出奇而
高驪者宜不可一二數摻裾而編青衿羅列而躋仕版
非其南鄺之俊則東閭之彥也其地則西控潭衡旁連
九江鄱陽以至交廣閩越荆巫宣歙遊學之士往往裹
糧鼓篋其中動以百數

京本作數百

計加以執事平日臨治

其規為標置猶在絃誦鏗乎其遺音經席烟乎其前塵
風聲氣俗至今有以新鄙朴移悍格則繼其後者正宜
得如何人哉此尤弇自視缺然者也竊惟三代學校之

制教養之方與所以成就人材比稽而作起之者宜莫
詳於今日上自京師太學下逮郡國黌舍一視成憲毋
敢不恪則某雖不肖獨不與聞乎若乃道之而弗徑切
之而弗迫皖皖以圖其新超超以廓其卑不以所後躡
京本作躡所先不以遑遽拘劫之京本作迫之私病曠日持久之

習則某嘗學之於經矣敢不從事伏望執事矜其愚陋
假其萬一使得專精一意鞭所不逮而力探古人所謂
遠且大者以與學者追日力於三數年之久而期終始

金匱要略卷之六
馬是則不獨某之幸實亦一方多士之幸也某之悵悵
具是矣惟執事賜特達焉

上蹇司諫書

司諫執事竊觀古之人以彼所知契我所能相與求列
乎一世者其初刻意甚苦而用力固勞卒其所以傳者
正自不能取必而其勢特係乎幸不幸爾故一字畫之
精一圖畫之妙其所得於天者已非偶然然必有真賞
至識乃始玩秘肱篋而傳世不泯不幸畢吾身而無所

遇或更百年或曠數世之後人方拾而寶之則彼為書
畫者不亦取償太晚乎世謂鑒書別畫為難非虛語也
賢人君子該天地萬物而睹興衰經史百氏而觀書淳
漓演漾咀英掇實時振發於文章以摩切世故而高視
古初者豈真區區之書畫比耶凡欲工之人有以知我
使推其所有餘信其所不苟以與一世共之而已然放
言卓越非流俗之所能知為道徑庭非拘者之所能容
以命世之學拔俗之才徃徃困於地卑勢齷而不見異

况欲利澤及天下功業被來世者哉昔揚雄之為太元也籠絡天地機緘陰陽自以為微幽頤

京本作索

冥矣而當

時之人至欲取以蒙覆醬瓿此猶有可諉者不過曰雄

出衰世真賢者阨窮

元本作阨龍

之時其不見知也固宜其

如是而止耳彼賈生以王佐才遭孝文欲治之主所陳

皆當世急策至計徒以不當二三大臣之意讒毀擯斥

卒以憂死則亦尚有可諉者乎夫然後知士之處斯世

也發為文辭雖足以形容宵眇而張闡世教苟不由當

塗大人加識拔賞裁焉而徒

徑一作

欲自致於功名之列

希有不躡者矣譬之駕萬斛之舟泛無涯之津投棄維
楫猥以力操幾何不三里而旋七里而溺耶某不佞駕
怯於世事仕宦進取曾不能過庸人徒以讀書為文粗不
在流輩後凡六經百氏之所載與夫司馬氏所記下逮
五季衰亂之迹山經地誌幽荒譎詭之說浮屠老子荒
唐繆悠之書蓋無所不觀則亦未嘗無擇時時鳴於文
以庶幾知我者日月逝矣而終無所遇合昨者脫海涯

簿領之賤泥足銓選法應羣試而執事實掌文柄以區區無庸之技從衆人後角逐得失以謂罷黜正其分也不意容光旁逮亟被收錄茲誠有所謂不偶然者恭惟執事有疎通超邁之姿而輔以該綜浩博之問學方先朝急於求理之時拔自選調付之按察未幾進陟臺憲則物論奄歸今茲從容諫諍之地拾遺補闕倏然有古人遠大趣而執事居之若未嘗有此其志可量耶弇也徒以往者辱在甄拔義不可以無見然執事之取也無

所徇某之進也無所因竊意古人之知己賞音正若此耳其喜欣感激宜何如哉雖然執事既已謂其文為可取而錄之矣乃若推挽成就實亦有望於門下惟執事少留意焉幸甚某再拜

上陳按察次升書

按察察院閣下舊傳江淮人以魚食犬初疑不爾往年某之官海旁往來通泰間見水濱積魚如坻土人荷畚星往必盈載至無有持竿負筇笥者間一二日不售則

往往畚取諸小魚投棄磧中若不甚省錄問老漁輩皆
曰屬饜而然乃始知食犬之說為信又嘗怪海旁人掇
蓬艾為薪雖禿指不釋垂熟之釜或殫於一燎曾不如
太行之顛羗山之旁斷木腐蝕僵若馬牛而持斧以薪
者過所京本作而弗睨也由是知數御者易替慣見聞者難
劫不出乎把握之間者未可與語物之罕至勢則然矣
果腹而啗者橡栗足以裕凶年而鼎食之家以膏粱為
弗適則刳猩唇擿豹胎加之乎豐俎之上稜京本作積田塍

間一秉之利時足以快寡婦而教倉鉅橋萬石紅腐而恬以不為怪成風之斤不錄技癢重裘之門難與語賁暄之瑣術何則張之者誠疎故也有人於此生三十五年矣操筆挾策在俗子輩中號粗自振拔生平好古人文章以謂非此殆無與歸焉者不幸系緒衰落視富貴進取初未能殊無意則不免俯首茹思取所謂時文者間件京本作件而熟之三出然後有得乃始憮然自失大覺故步之繆京本有已無及也四字自得官以來稍復追計京本作緝前

日之有得於胃中者尚十七八焉或本諸當世或見於前代理亂或發之悲愉感慨囊裒幅据粗有就次然亦未敢以為真是也今者天與之幸屬閣下此來念不獻耶正恐墮負方自此始念獻之耶是持魚江淮售木太行對鼎食者語嗜而與教倉鉅橋計粟也且以閣下灑落橫放寄之音期視當世士大夫所得宜何如也文工墨客鏗琳琅裂綺繒羅列而進者廡無虛日其目之所眄矚意之所耽翫又如何也而某也方復掇拾叢殘筮

之弄筆墨者之後其張之者不亦狂而可憐哉伏惟閣
下材拔而器周德茂而聲宏身當世之所不敢任心古
人之所未嘗到知名大人也日者暴繡衣揚大旆布天
子德意乎大江之西言徐氣夷所至率以長者稱手揮
陽春高謝鄒律以至理寃滯申疲瘵無非置吾所謂悽
惻愍憐者其在一介晚節之常塗宜亦無與為問矣然
則某尚何敢束咻坐視乎謹錄舊所為文若干篇件之
於左伏望察治之暇少賜覽觀

京本有某也終身
之幸庶其在此矣幸甚

某載拜

上周提刑書

提刑朝散閣下某樗散讀書為文於茲有年矣誠不敢浪計有得每掩卷輟筆念所以有為而會當致力者萬態以為世所謂功名是真在已也支離久之歲月擲去曾無膚寸效驗奮拔流俗為大來機括於是乃知事固有未盡如吾意而所謂功名者是在物非在已也且士方蹭蹬坎壈彼其身盡億矣無一人適為之先而願人之

與其進無一人適為之後而願人之保其往自非至誠
樂與之君子孰肯舞青陽於眉間垂援手於溺人耶重
念某系緒單落方少時怵迫世故獨其僅足之一身未

京本有
宜字

置耳頃自竊官以來即羈紲簿書備海涯汨沒

之後陳而平日墮負適天幸脫釋以去調官北引旋復
例試選曹而鼠技寸長四躋高躔懷祿於此歲仍再見
雖曰與學者肄業副朝廷長育人材之意而回首末路
已為蹉跎之觴人矣比聞閣下出當按察

京本有
總字

十郡

百縣望塵想旨春溫秋肅出於顧盼而今茲親屈玉趾
竭臨此邦若某者敢不究竭肝膈以幸留意之萬一耶
今夫陽春之熙物也鶯雛燕匹引吭清轉耳焉者皆屬
攢紅蔓綠繡繪紛錯目焉者皆注是何耶則時得故也
於是乎乘之以颯物之凜秋則殘蟬斷蛩若與擁條扶
戶同迫乎歲序之將暮者其聲悲焉未必無意思也然
與夫鶯雛燕匹引吭清轉者為有間矣水芝菊英濯濯
風露之前若競夫節物之已晚者其色淒然未必無渥

澤也然與夫攢紅蔓綠繡繪紛錯者為有間矣今閣下
權衡公道而某也官冷局散顧無學爾萬有一焉曾未
得一吐於望塵之隙顧無術爾萬有一焉曾未得自效
於承應提撕者之後尚何恃耶皇皇之私僥倖高明庶不
以其聲之悲而弗聽也不以其顏色之凄然而弗矚也
脫或愴其迫於歲序之遲暮競乎節物之晚凋則邱山
之賜是誠有望於今日伏惟取所謂不韙者而貸之若
乃借飾丹腹拾造物手尚誰之歸將藻澤焉是幸某再

拜

龍雲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龍雲集卷十七

宋 劉弇 撰

書

上蔡內翰元長書

國史侍讀內翰閣下神州浩穰為天下劇在元豐時大
事剖決立辦小事毛舉不失於苛細而一時最聲翕然
於是世知閣下之為賢大尹過於趙張三王如此蜀為

坤維天府趙魏號宿兵重鎮在元祐時銅虎竹使更綰
迭佩至使遠氓阜康天子無北顧憂於是世知閣下之
為賢方伯恢文翁之治効得卻穀干戈之方畧又如此
戶部條疏綱目視他曹幾數倍充斥一日去因循得鉤
考之實財裕而力不屈於是世知閣下之為賢地官蠹
膳桑羊涇渭劉晏一切經度又如此史局歷代盛選而
玉堂瑣闥儒者之至榮雷動風行翰落敏手日星麗天
揭為成書於是世知閣下之為賢侍從蹂長楊之蹕接

班馬之軫焜耀吾宗又如此是數者使常人適當其一
將見神擾於前形疲於後徘徊踟躕日入於委頓安有
奮布衣矚然若吾固有褰裳要津疊組重規成功名於
從容笑談之餘而起高躅於匕箸簪紳之末如閣下者
乎古語有之左執太行之獠右握銅雕本作虎惟象之末
試某非直能道閣下凡一無事功既往而已著一作者
若方來而効者固將以試預期而敢懸斷逆料也竊伏
蔡公下風之日舊矣道完德粹根柢六經斷以義命之

學則得之王荊公胷中恢廓洞達視積財如遺土譬猶
洞庭彭蠡回瀾汪洋吞細而納汙有如韓魏公急公緩
私淹練名理遇事不擇劇易號有敢言氣有如范文正
此宰相器也方紹聖天子急治功闡張先猷規恢不拔
基構一日使閣下躋黃扉運樞極視前効寡多重輕宜
如何耶竊意造物非徒一作獨閣下私殆將福生民遺吾
君太平也某故俚生愚不自噤嘿獨妄以文鳴行二十
年不遷奪於寒暑燥濕元豐初適天幸僅脫白丁一官

而得勾稽再官而蒞庠序三官而掾莆之獄事今又服

吏役當縣道轉而為左蜀之行矣重念一身

京本一飄身作某飄

泊萬里外去朝廷聲明文物之盛望王公大人履綦日

益加遠方是時好賢樂士

京本作

有如閣下者而曾不得

備數九九拭眚而窺門墻是為塵埃白首與盛世蔭鄉

雲者長隔矣故凡前之云云皆某生平屬望而不能自

已者非敢以為諛也舊所為古律歌詩并雜文一通謹

持以自副竊亦有意僥倖左右者之教蚍蜉老馬其智

不過知時而識道異閣下不以其微而忽之也齊有好卜者十而五中隣人不好卜常反之亦十而五中論者至不能定止曰卜與不卜等爾乃若某則以為卜而不中不猶愈妄中而不卜者乎不宣

再上元長內翰書

國史侍讀內翰執事某遊執事之門最晚又不數請問

疑作問下同

比三見率數人更番迭前冠履戢戢客主環視

殆未有以接其慇懃者汎而問唯而應初無宿昔汲引

藹然先入借譽之口凡所以移情而奪眄特僥倖紙間
反覆曲折藉手之書語耳而書又不能徧得心之精微
今者缺然有日矣常人之情不過曰晚遊執事之門則
難親不數請問則易替難親者莫入而易替者喜忘率
數人更番迭前則愛博而擇不專客主不接其慇懃則
衽席之近方移於楚越之遠汎而問唯而應則雖有積
美莫之激發無先入借譽之口則厚信不加於薄訾夫
臨甚博之愛而勢遼於楚越之衽席抱鬱積不發之美

而投於易搖奪之信心是為恩地之丘山未加而高門之遺迹先掃矣獨某則以為不然似未識執事之大體也且古所謂大臣以人事君者謂直道也謂公心也豈亦屑私豐昵者之所為乎況如執事直道不待他索公心不得亟勉取之方自素有中古非徒適今也權衡之低昂近不出於胷次而止水之迎燭小不逃於眉睫亦何有戚疎久近夤邐殊絕接耳目生熟區區較量揣度為耶傳曰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無戚疎久近

之謂也韓子曰志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無負邈殊
絕之謂也抑某又有言焉進見之始執事慰薦之渥熙
然見於發散之眉宇若將喜其來也驟取書語而激賞
之若將憐其志之未大渥也既則泯遠宦矜競辰若將
挽驚康衢而砥鉛鸞刀也雖某未得效一二胷腹之素
亦不可謂無所遇合矣大率士君子之通塞也有命命
之通耶將惟執事之取命之塞耶一作也亦將惟執事之
不取而棄命與不命是誠在某者然必歸之執事則乃

所以見命命而非命於命者也是道也天實使之宜亦
某之不敢自外於左右也古語有之物不得其平則鳴
某則以為凡物之鳴不皆不得其平顧平則或不鳴耳
是故禽以春鳴蟬以秋鳴豐山之鐘霜降則鳴疾雷殷
天雨將至則鳴有情者之鳴與無情者之鳴亦奚以異
哉以至雞之鳴辰鶴之鳴皋與虎之鳴風而狝之鳴月
皆感自中發而不自知鳴之從外著也則亦安有迫而
使之者某也於此一再鳴矣執事得無厭其過耳之數

耶亦取其感於中顧自不得不鳴可也不宣弇再拜

上蔡元度右丞書

尚書右丞先生執事古之人過河洛之上而思禹功德
邵公者愛無所加則至及其身後之棠是故衣服不當
其情則一見漢官儀而喜知倫制之競也對殺舞馬者
而悲

二本皆作倫制仁否也
則對殺身并憲者而悲

成效之結人心如此況取

公萬世之道翕然載之經者告彼方來之學者乎視孔
孟為無憾惟故丞相荆國文公實然且其論著也霆發

幽賸日燦塗目原性命該道德波瀾不生而覩與冥

京本

作溟海洗章句之霾蝕霧剥雲綻而開青天緒餘陶鑄况

京本作
汎非

咳唾通焯粃糠馬鄭此自儒家不貲賜非直訓

說者之事也謝世之始大學諸生之弔為位與望而泣

者一日三千人其愛之綴人已出河洛甘棠遠甚况及

一作
復

身在時耶今之學者見似文公者而喜矣况親更

出處偏得大全禦侮先後獨擅其傳有如執事者在耶

他日執經而環文

疑作
伏

席非南臻之秀則北奏

京本
作湊

之

彥跂牆仞錯履舄至螽躍鳬趨也今者大則運之播物
之鈞上次則擢質而培幹又其次猶不失借之容聲而
出

京本出
作樂去

其鄙吝雖使文公復生亦不過如此某也見

道晚使與世所謂弄翰墨者馳騁出沒上窺西漢輩流
誠不敢多讓至其心思之精微神明之酬攝方寸許地
有未究竟處亦豈少耶伏念汙執事題品最為曩舊不
幸身一官限南北右江介而左閩粵簡書奪之於今十
年虛往之願未伸實歸之賜方隔曾不若繼踵而前者之

得發蒙

京本作蒙

鍼盲也謂天不予之幸耶則執事嘗齒其

姓名矣謂天與之幸耶今怵迫邛蜀萬里道恐長負此
心君子之叛而小人之歸且文公在時矩矱某已不得
而親矣此不過為已往之悔如親事則及見焉而又加
有一日之雅奈何其反自棄也悠悠此身一落遼外適
來之期後當有不復得者夫抱蔽蒙未祛之末學而委
曠世難遭之發藥豈惟失之執事是又重失一王文公
也若此者天予之幸耶天不予之幸耶今京師號仕宦

二本作
任官

淵數曹聯局比雖非可占度而取顧化工驅之
置何許地耳正使此身得留與志乎學者繕經而前時
卒業於門下雖抱關擊柝之賤所甘心也竊惟西漢名
宰相雖以謀王體斷國論為務然晚學從而受業後卒
為專門者時有焉若倪寬之書稚圭之詩論語之有張
禹春秋之有翟方進是也以某之去留在執事特不過
比之劒首之一吹獨其志可憐而已矣夫圓形而寄當
顧無可奈何者則知本之天矣至置焉而弗得入以姑

置為殆未可知則間用人事卜也卜出於人事則計直下矣而某之區區又有出於人事之下者執事亦胡忍不一取而運之播物之鈞上乎某再拜

再上蔡元度書

尚書右丞先生閣下凡物苟可以寓吾心之所甚好而弗忘則亦何求而不得夜光明月投入人嘗害其身連城之璞則者繼之以泣而卒所以得之把握者必其嗜珠玉者也飛黃驤裏之乘一旦失便宜晚坂而長鳴則衆

鴛榻

京本作塌

耳方將竊笑而卒所以得之千里者必其嗜

馬者也是故好盛服則齊繒蜀錦至貴雅樂則響衆韻
磬號鐘焦尾至喜宮室則騰懷怒拱干霄切雲巧於工
倖者至以至嗽醪醴嘆滋味則杜康穀陽俞兒狄牙之
徒迎意希風則亦無所不至矣然世徒知物之赴人如
此至於視天下人材則若不甚留意是何耶物易投其
所好而人材難入於未前定故也抱利器者或窘於良
辰之不再齎高識者或挫於庸人之偏辭黃金之臺一

日築於燕肆未幾而劇辛入又未幾而樂毅至則特區
區一始隗之勞耳獨嘗怪公孫弘釣名取容汲黯顧指
以為齊之詐人及東閣甫開當世遂以賢宰相歸之而
班史論西漢得人之盛至乃一切附之弘傳之末彼其
意以謂若是者非盡東閣效也然而東閣之效終亦出
於得人而已而世猶疑焉遷以人臣無預招士之說有
取於衛青去病者夫衛武夫也招士豈武夫任耶由此
觀之任公相之責要必若公孫弘而後可恭惟閣下道

充德備賭本而宿興

京本

一日

京本有拂衣二字

起而為國華

則先帝之琮璧琬琰也副中外之望取公相若出閒暇

則今上之隆棟元龜也而某方復以人才為說至乃上

及么麼之弱燕與夫西漢數子之紛紜則亦過計矣竊

嘗伏熟故凡忠君許國條次人品使千官百吏相與奮

庸登能

京本作奮登庸能

齟然盡出吾鑪錘橐籥古所謂大臣

正不過如此耳伏念某生無所庶幾徒以文章自業曾

不足以驚世傳後則顓愚人也身落魄江湖獨背馳而

不偶者相與居則蹭蹬人也非其合冠屨未嘗輒染高
門之塵則迂濶人也閣下方得吾君如此天下之士掄
袂摩轂規援毫之青春丐啟齒之丘山傳羽翮而文青
黃者幾人於茲矣而某不幸適有狗馬之疾曾未得比
蔀屋披台光先槁苗而澤霖雨也則是豈人情哉昔者
羣試之下鼠技寸長蓋嘗一辱閣下齒借矣今者操箒
以伺相門二本作相
君之門雖獨後衆人竊意閣下未遽棄捐
也且夫水沉鍾乳丹砂青京本作赤箭五石三秀之劑君子

服之已心腹之疾蓋所謂神農上藥不加此矣而醫師
猶有取乎羊負豕苓似助刀圭之急者文琛大貝雜以
綺繒兼兩之儲萬金之售西走陽城南浮蒼梧世所謂
什一之利不加此矣

什一二
本作土

而晉之商越之賈冬裘夏

簞時取以為篋匱

本作積
下同

副也某則陋矣方將托於羊

負豕苓與夫區區裘簞之末獨不知閣下能虛刀圭之

餘地而置之取篋匱不滿處而廁之乎將

本作特

長物視

也舊所為古律歌詩經解雜文等合一通謹贅諸下執

事伏望政事之暇少賜甄采干冒鈞嚴俯伏待罪不宣
某再拜

見蔡元度書

世言仕宦可人意當如蔡公伯仲某疑不然今夫矩步
踈蹕怵不我先則僥倖嘗焉聲銷閭閻勢挺京本作挺時迫

則浮躁移焉彼其中心必有惘惘而不京本有能字平者使

他日適天幸從隱約中拔京本作袂去垢污如有赫烜門地

從旁十百而倚角之朝藜藿暮青紫不復為爾寂寂則

誰非揚然滿吾意者何則所懷盡是故也茲非勢物徒歟是富貴而已矣亦孰知其他若夫天子揀拔而未已大臣推轂而恐後不由一介援助不階平日閥閱比再歲連閱佳職皆他人畢生有不可得者一日躡文石摩螭頭則譁者束喙跂者戢機自以為弗逮明甚某知蔡公伯仲仕宦以此而已矣且其進為方未已而在我每有餘世徒見其居利厚是未見其取償薄也茲非燕越之初步九仞之一咫歟然好事者不過曰人孰不仕宦

仕宦而兄弟俱早達誠世所難能者以是懸斷耳乃若
某則以謂富且貴在一身易一家難在一家易俱賢難
彼漢晉之人果何取於兩龔二陸三張流耶亦取其賢
且能而已矣近世如二孫三陳二宋輩直利在決科耳
擬其美者至談不容口蓋兄弟俱材顯真無負者尚富
貴云耶然則語蔡公伯仲當曰視兩龔二陸而上如何
可也顧不當橫謂仕宦可人意耳故曰某疑不然伏惟
閣下氣鍾清淳識貫浩茫方年少時已能擅場屋聲見

頭角嶄然出多士右往歲橫經師席學者發薈幽白日
而青天進擢司業詭學不根一切破去如壞雲墮空綸
誥灑落則氣格渾厚閒燕更侍則宏辯捷發今則官為
給事中局應門下省非復前日比也其地望之華曹輩
之盛每每有加則宜進拜下風為未易矣而某也徒以
日來一作者羣試之下辱在甄拔始聞閣下拾其程文驟
加激賞直曰斯可教也顧雖某之不肖尚可睥睨牆仞
而不一投足乎昔人有亟慕李膺容聲躋其堂者至號

登龍門而得郭林宗一言終身以為極榮如閣下伯仲
皆某始時向慕焉而盡心者也徒李郭而已乎故并及
之惟閣下賜之一言幸甚某再拜

上運使蔡學士書

運使學士閣下章貢之間有水焉

京本作於此有水焉

瀦而為淵

非江非河亦非惡沱

京本作非沱非沱

其溢則廣徑直而狹橫

邪其派則別外而匯中其源則瀟淪澄渟有非一日所
能積者傍山包谷截蓄坂險下則貫厚地而竇之泛朝

羲浴夕月

京本作明曦朝浮而不淫望舒宵濟而不汨

上下推徙各足本體

而未始加損列星之參錯河漢之昭回與夫雲蒸霧鬱
風馳雨驟移形駭目之觀適遭焉則皆能瑩而出之若操
鑑燭鬚髮無能逃且匿者鯢鮒鰕鱗居而不辭潢汙行
潦時輒一至或簡之而不得翹鶻浴鵠鳬鴈之唼噉朝
夕赴愬而莫之逆葭蕭菱芡芹苴菖本水產之饒蘋藻
之紛敷雜出其中而不自以為侈也而是水也方且耻
與衆流得名而獨志乎大海之歸涌而上之不能澶漫

而亟溢也漩泳渚涯不能潰脅腹而旁出也則必有環
焉而滯其外者為之戚有人焉過而壯之能不憚疏決
之煩相與捐一身之力排而注諸江使得遂其始願則
是水也必能汪洋潏潏而下徑彭蠡背震澤又折而東
則遂將與潛沱淮漢爭先後而馳取疾徐而進矣已而
搏扶桑挾方壺列鯨鯨之怪變噓雲氣而直上瀉而為
回瀾放而為奔濤蹙而為珍文涵而為太虛合氣同象
唯海之為適則庸詎知不能嗤河伯之局局而高謝雨

集之溝澮也哉且神禹不世出而為水者徃徃而是則
謂決導之無其人可乎亦須之而已矣若閣下所以簡
天子之知慰士大夫之望與夫俊功偉烈炳炳在人耳
目者某雖無言可也且在某者請試為閣下言焉某世
居廬陵生十年然後從事乎學十五學為文則粗識綱
領中間知無以異乎世俗則又嘗有志乎古人所謂決
非偶然者

京本有盡自六經已還諸史百氏
下逮翰林子墨之文章頗亦考覽

以博其所

有而求庶幾焉玩日愒月行二十年以為有得耶似無

有也以為無得耶竊亦不敢自誣嘗獨念學無以為人則凡為是紛紛者皆其贅也於是乃求應進士舉凡三出而始得之

京本有今則年三十矣六字

筮仕之始僻在海濱日邁

月征行及再考念為此寂寂終無有已時也則固將求超世拔俗之君子能落落有所建立成就者往依歸焉償其願望之萬一未知合不合也今者屬閣下按部於此而某也適以屬吏待罪聞問之始恐然而躍愴然若有所得勇於進而不知有所謂懼也銳於自見而不知

有所謂惛惶忸怍也凡此者豈非以閣下操要權擅一

方之寄威行而霜凜和氣

京本作集

而春熙自此而往用能

名還當天子之所眷渥定有百倍今日之淮泗

二本作江西

則某正所賴以排而注諸江者也獨敢默默乎伏惟閣下不以其疎且逖也而忽之與夫狂肆不遜也而加眄睐焉則某也決知異時疏決之賜未必不出門下而海之歸也斯有萌矣故操水說以獻閣下其亦有意乎否也不宣某再拜

再上蔡學士書

運使學士閣下背海西行六十里得佛宇號利伽殿東
南隅閣下墨蹟在焉去年秋以吏事徃還時時覽觀其
傍至其說有所謂狼山在西滄海在東徘徊顧望者久
之士亦有乘桴者乎聖人在上可以起而仕矣蓋未嘗
不慨然而歎也常人之情千里而去故國把酒取訣上
道旦過通邑大都夕閱逆旅傳舍棲遲惻愴南絕越而
北窮燕至有所感發不過握筆牆壁間道良苦以洩沉

嘆謹誌時日念無與同此役者耳間有得佳山水如天
台羅浮洞庭蒼梧與夫風亭月觀如杭之望湖巴陵之
岳陽鍾陵之滕王閣又不過夸足跡所至示臨風取快
真足為命儔嘯侶之適其餘則寄傲寥廓鐫鏤物怪覽
古念舊弔嘆荒落至下矜筆札弄翰墨斯已矣是數者
自衆人觀之直好事耳非若躊躇緬邈足郊野而心魏
闕汲汲乎病不得人以事君者之所為也嗟夫閣下真
可以為無負矣竊嘗謂士之號奇偉拔出者無處而不

有彼惟耻與世俗子浪自許可出頭角爭長蠻觸之域
是知在上者或不得而知雖知之或不得而加審非必
高逝獨往皆乘槎徒也亦猶古人謂卽潛陸沉或相與
比肩交臂漫不別識豈率在終南嵩少間哉然閣下之
用心獨某有以知之身按察一道職不為不要淮東西
郡十九縣六十有九地不為不廣大率計屬吏小大當
無慮千數不求之近而求之遠釋此稔熟之後塵睇彼
遼絕之滄海豈人情哉乃若某則以為遠者尚求則近

者滋所以不忽莫之聞且見者猶寄聲使仕則苟任驅策誰非可援而進者是則壁端云云者正所以示廣也蓋雖若某之末愚朴陋猶足以應閣下之舉則所謂示廣者信然也非耶某不肖為吏於此殆未有以塞責徒以留心文字間遇喜好從中輒發譬之候禽春轉美好不擇前日不自循揣妄亦摯書左右小官不識忌憚正恐緣此得罪而閣下卓然賜之獎憐隨後見錄甚於挽不前而亟推之且舉者之拔人也非親且舊則不置非

處顯家子姓則不置非耳目所際接與旁有援助與歷
試以事而不輒則不置某於此數者初無一焉是閣下
之知出於特達者也夫惟有特達之知然後得之可以
無愧是某之受知決非偶然者也用某之不肖占淮海
一方士之受賜且不可一二數是則壁端云云者信矣
其無可疑矣嗟夫若閣下真可以為無負矣凡人驟而
獲摩搔灑濯則操筆剡謝啟如不終日焉飾詞巧譬尚
恐卒卒不滿意是人也非惟自處不厚亦非所以待知

已則某於此誠所不暇且閣下於今固已列為顯人夕
驅鋒車則朝踐文石而某之仕宦方自燕適越而發足
者也辱閣下之知止此乎若猶未也期之終身斯可矣
故某之所以謝閣下者其說如此某再拜

龍雲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龍雲集卷十八

宋 劉弇 撰

書

上熊侍郎書

侍郎閣下某二年於茲矣相與士大夫耳傳口誦凜凜
皆黃卷中不朽事業則竊伏大君子下風之日不謂不
久日望徐動之前塵間廁屬厭之豆觴解別羈韁使得

與載後車者忤而進則獲覩大君子之標置矩裁不謂
不熟王除紫闥翰動當日之敏手人謂出長楊上遠甚
此文傑也今茲咳唾灑淪方復區區後進無聞焉者之
為恤雖其蕪音累句尚使羅列而進猶蓬行者之蔭華
懷春鳶京本作鴈秋蟹之感氣變而移則辱大君子之教不
謂不至而某方杜氣鋤色箝喙縮脰初無一言恩左右
也夫以填膺集臆欲發不忍之片言而侵尋熟視就更
一再見之歲月曾不得自比於鳴霜之鍾寫潤之礎若

某者非直聾啗也徒以韻不絕俗材不舉遠未有以自
致爾長年學宮惟白簡是親若所謂明白功狀則無毫
分畧與他吏齒者此豈綴人念者耶良樂之銜轡

京本有鞭

籊二
字

未嘗一日不加乎衆馬而於此有帖耳長鳴伏早

不試之遺力剗圓削方在而虛甌而剗

京本作剗

或寬或孟

變苦窳而入河濱之陶者不知其幾而於茲有鈞末之
泥獨不得移質乎瓴甌之後若是而有言哉希不為狂
妄且不切也且世事雖復萬態盡然顧其間容有一二

出於不得已者今豈泯默時耶重念歲陰將殘吏考行
復一書閣下一日擁傳北引副天子倚注眷矚入當鈞
席而某終未獲効犬馬之報稱萬一以出門下是為與
此方謁涼本作渴賜之民長抱無涯之恨也人必曰是嘗竊
伏大君子下風之日久而氣類不比者也是嘗獲觀大
君子標置矩裁之熟而得貌待者也是嘗辱大君子之
教每至而卒擯斥者也雖某亦將曰竊伏大君子下風
之日如此其久而氣類不比是必不肖人也獲觀大君

子標置矩裁如此其熟而得貌待是必以外物畜也辱
大君子之教如此其至而卒擯斥是必異時得譴之深
也如此則後雖有憐者尚誰肯出力耶求不為棄人不
可得已請試以此行占之也今夫道太行九折趨羊腸
孟門馬牛汗鞅筮策交下輶摧軸折百夫魚貫邪揄求
前而寸轍不運此車之阨窮處也一日還轅改輶梁宋
臨其前齊魯出其後是車也勢若流水聲若疾雷不俟
脂轄砥輪而百返不撓則恃有經涂九軌為之通道故

也瞿塘呂梁下走百仞磨湍洄洑震掉百怪楫師耀工
至焉者往往奪氣褫魄睥眄而不敢前此舟之阨窮處
也一日斬綵掛席轉而之吳楚是舟也絕衝波驚跳沫
運萬石之重猶航一葦於天未則恃有洞庭彭蠡為之
通津故也夫舟車故無情物也其通塞乃如此况有情
而人者耶某之言盡此矣閣下其亦忍使長為羊腸九
折與夫瞿唐呂梁之阨窮哉將道之經涂

京本下有
九軌二字浮

之洞庭彭蠡也惟所以去取之某再拜

上黃冕仲博士書

博士閣下劍浦之湄水激壤絕石廉利而崖峭發天潢
派之油雲滂之播為冷然之淵不知其所從始中有物
焉是為神龍之劍是劍也昔蟄豐城之墟彩鏤埋沒一
時恚氣干斗牛而上之見精張華發迹雷煥則何其君
子也斯無負於出矣及夫拭以華陰之土韜以丈魚之
室陸則膽掉百怪水則魄褫鼉蛟靈蹤忽辭一躍不復
則何其高士也斯無負於處矣至今劍浦之上豪誇里

問弔嘆者舊徵神怪而驗荒忽者必歸之是劍然自晉
太康末年迄吾宋中間幾千載獨不聞有與斯劍盤薄
而遭者豈淵儲奧匿憚煩人間與抑亦神靈之物顯晦
不常其出固自有時與竊意其精芒騰射影迹感發不
在乎景星瑞物則宜必有豪傑之士出其旁而蹕焉以
張此土也慶貽黃宗閣下是生往者蓋嘗躋矣已而
輒肆一日崛起居多士右天子貽之眄睐士論歸其慚
適末俗之觀改故里之輝增則何其似吾劍也伏惟閣

下問學之該綜辯談之飛灑與其文章之拔萃出類皆有足過人者閩粵自唐以前學士大夫鮮能以文學取稱當世其暴耀里閭灑濯乎當塗大人者蓋自元和中歐陽詹發之晚有林慎思者亦能時時搖筆以振拔汙世然慎思非詹比也迨及吾宋文物乃大張闡閩粵一方比他處最號雄伯士之業文而紛綸者不可一二數駕英躔絕馳鑣驚而躋者相踵也然擺去鼻羈表表出歐陽生上者殆未有人焉時更百年正得前日之呂公今

日之閣下此宜學者所以依依而未已也竊嘗謂近世
科舉輩類為矩步所柅文章指歸索之茫然使讀其文
者曉策如曉義辨書如辨論初不知孰為策孰為義而
書與論標趣京本作置在正何許也若閣下則不然掃去滯
淫不根無當之冗語而廓以粹全高視遠引之獨志藻
豐而證博情到而義見淵乎其涵停燭乎其清明至於
長哦短什尺簡寸札音期灑落徑自不凡則某嘗得之
所謂延平編者也且閣下之所為方進未已而無窮之

後世適將有待自此以往擅要津抗顯庸定有百倍前
日之廷試則豈徒劍然乎哉是則劍能掠美於一躍不
復之前而閣下乃能特立於寂寥無徒之後獨不知千
載之下劍浦之涓涓然作興慨然發憤讀其書如即乎
其人撫其實如出乎其時則計功商美在閣下當孰與
劍多也某愚不適京本事竊亦有志於此徒以前日羣
試之下辱在甄拔義不可以無見於是退而緝其平日
有聞於閣下之下風與閣下異時所以決不沉泯者藉

手以進不識閣下其亦有取於斯乎某再拜

上朱舍人行中書

一作饒太博

舍人閣下某嘗謂日月星辰之於天山川丘陵之於地
旦暮之晦明寒暑之炎涼雨露之沾渥雪霜之毀折與
夫萬物之中火燥水濡玉潤珠輝足者蹶馳翰者飛騫
胫鳴脇張一作喙宅藪而捩波下至枯枿裸壤煮蒿百物
之怪變或同類而趨或異類而附牽皆不齊要必以其
所感者應然後適於慊耳人之生也使其投足轉瞬一作

頃之無至誠樂易

一作相與

之心加焉而人人自為則南閣東

阡桑落之墟必有閤門塞竇之變而衽席之上賓主楚越矣唯其不可如此是以道有時出之輪蹄門有日操之竿牘腰鉞不暇彈刺字未及漫而傾蓋倒屣握手俱上從容晤語之適猶不廢於王公大人

一作猶不廢於處顯之家者

則彼誠有以感之故也某不佞竊亦有志乎此請試為閣下言焉某家故江西方尚少已知力學自強竊伏古人為爾寂寂鄧禹笑人之說用自着鞭而時命大繆出

人下滋甚局步踈踈秋燐不輝行年三十僅取一第而
世故更侵衰與病會加以植性孤拙雖強宗侈家勢力
足以移人者設無故足未嘗輒加其門京本有或至焉
有不合則引而

去之笑
十二字

人見其如此也因以為傲睨通侔

一作輕
躁鮮腆

自處

過厚而不知其中心之所懸斷而默定者固將有待也

嘗獨念天下之事固有不得不然者將縈縈紆紆

京本
一作

營營
盱盱

求與人接耶則狗物失已之累多而汗顏忸怩之

羞至將平居却掃於此終吾身耶人將曰是囂囂者是

剛愎而無朋者然後有指撻媒孽之嫌有推擠寡助之
憂二者皆在所不免於是不得已而時一出焉庶幾可
以償其在人者而某之疎狂猶未肯輕身以先於非所
宜見則必就其能召吾感者往應焉久矣夫某之有待
乎此而未得也方是時蹈門仞際容聲捨閣下尚誰乎
閣下進德之備具文章之俊偉方駕乎前人而宗師乎
當世有日矣昔先皇帝登拔人材邁之事功一時縉紳
類號俊選而閣下首以大手筆駕驅雲濤掉標百怪本

作慄

一日取甲科不啻反手已而任臺憲擢諫垣直氣不撓表表有古人風烈此固後進之士亟欲附著以求灑濯搔摩動以百數而未已者也若某者宜若可進矣然猶諄複而為之說則正恐閣下未諭其感意某無謂而應也韓子有言志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以某之區區不足當此閣下其將何以教之某再拜

上運判王司封書

運判司封閣下六博最技之賤者不張之以氣則不勝

氛霧集野旦犯焉而氣不主體則百疾緣是而作蓋氣之不可不恃也如此然有甚乎此者是故有寓物以感動其氣者或相與浮海以觀渺瀰不測之瀾或登泰山而小無窮之天下而是人初非山與水也有因事之適然以移吾氣者或觀舞劍而進乎字書繪畫之巧或撮衽式鼃而鬪士之勇自倍而是人卒與劍相忘鼃異適也庸非氣之鍾乎人者無索而不得耶匹夫無故殺人於道有折之者必屈不善用氣也

京本作用氣故也

童子立志

孟賁懼焉氣足故也弱趙之壁抵強秦之府垂入者數
笑相如一睨柱之頃而趙則反壁而秦則不敢售欺曹
沫三喪於齊劍鋒未揣其咽而向所負者按籍不失鎗
銖氣之不可不恃也如此然又有甚乎此者其文章與
其氣完者其辭渾京本作真
辭渾以壯其氣削者其藻局以卑是
故排而躍之非怒張也綴而留之非懼脅也適縱捷發
非吝而驕也紆餘不肆非憊而痿也時出冷汰以示其
清別京本作
務為龐渾以示其厚如將不得已以示其平無

適而不在於理以示其專破觚掃軌以示其數鼓而不竭也丹雘續繪以示其朝徹而更新也有毅然不可犯如汲黯之面折者有時女守柔如回車以避廉頗者有省語徑說如曾子之守約者有灑落快辯無敢校對如季布之呵曹武陽者故曰文章以氣為主豈虛言哉孔子之氣周天地該萬變故六經無餘辭焉而其小者猶足以叱夾谷之強齊孟子芥視萬鍾小晏嬰管仲而其自養則有所謂浩然者故其書卒貽後世語賦者莫如

相如相如似不從人間來者以其慕蘭也語史者莫如
子長瑰瑋豪爽視古無上者以其上會稽探禹穴闢九
疑浮沅湘以作其氣也唐之文章固無出退之者其入
王庭湊軍也視若軒渠乳兒則足以知其氣矣若夫持
正編中禹錫浮躁元稹緣官人取寵呂溫茹便僻求進
而宗元戚嗟於放廢之湘南皆其氣之不完者故其文
章終餒和京本作於理亦其勢然也某從事於茲有間矣自
以為有得是狂也以為無得是誣也凡此皆非所以恩

浼閣下者自頃以來會有感發小復翹筆伸紙時時各有勝處視古人身後翰墨若冠屨然戢戢在目直未仰齋而俯納耳得非氣使之然乎不缺少失嚴訓着鞭不早三十得官拔從白丁則氣之搖奪者十一二矣愁淒脾以吟梁父物怵情以賦歸與則氣之搖奪者十三四矣京本有訾黑四出四字孤懷無所託宿而流俗病其前妬媚軋其後於是氣之搖奪者殆過半矣夫以拙疎之一身氣之所存纔十五之餘不為孟子所謂梏亡者無幾耳方

是時文章傑立有如閣下者曾不自列以規一眄之寓
則尚誰恃耶萬一閣下矜無庸而貸其賤割有餘而佐
之教左培右擁使得稍復追緝往時過半之搖奪以完
其所自養以振其存焉而未盡亡者則某雖不韻獨不
得步舌人後塵而高謝翱湜溫稹等數子耶舊所為歌
詩并雜著合三通謹獻諸下執事凡此皆出於平日氣
之搖奪而僅存者閣下獨無意激發之乎某再拜

上李提點書

提點執事有人問胡威曰子孰與父清威曰吾父清恐人知吾清恐人不知自以為弗如也某竊意世所謂文章其不欲人知正應如胡威之望其父耳獨嘗怪左思之賦三都也弊神十年僅獲成就晚乃折之於張華之一言顧華絕識耳使華而佞儼是則十年操筆之勤遂廢於率爾之一言乎世之人難乎求知也有已矣馬遷之史必曰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然後有以高視無窮之來世謂適足以覆醫甌者漢人之笑太玄也如揚雄則

曰姑俟後有揚子雲者乃始無憾此兩人者豈有求哉
是故王武子好馬而不知神睹乃在其叔劉綱好術而
不知仙道近出其妻彼不告非無意也南隣之訾北隣
謂瓦釜大瓢齋小則所從見數故也雞德雖具顧出鴻
鵠下則長近人故也啼眉墮馬弄姿康衢不無誨淫之
冶容而世必貴伯姬之不下堂也市人之相與貿貨也
持操去來者曾不若坐而待售者之得善價也何則自
處者然也虎之攫也必弭耳隼之擊也必戢翅與夫金

鑛焉而未鍛玉璞焉而未剖所自貴者每在則豈直發
露而後為快哉故意文章必若胡威之望其父而後可
也某固憊者以文自業有日於此始嘗謂名可以力取
而區區筆墨是真足以媒身也間一二妄發小復槩見
其所有者然其拙者曾未能感動當塗大人一日之識
拔而其工者則反為流俗之所詬病視若世仇然於是
退而自詆曰是誠在我夫貯之胃腹丹素不藏

京本作
並藏

雖有察者莫之能偵則太上吾寧無作作之而偵之者

隨至則其次吾寧嗇焉以有待若乃計毫末於紛紛之
曲直相與莫已知者十百而啁則寸許之頗舌殆恐難
得而給矣暴之欲如黼綉之張抗之欲如懸金石而奏
則自非每與瞽聾數遭幾何不掉臂而過之斯真下矣
尅責懲創局影孤弔若此者數京本作幾十稔而不意天幸
適得今茲之執事也伏惟灑辭布藻博古究今決雲潢
引日星者此自執事餘事有無俟某言而足者若乃用
意至到平日所以眷憐迂愚尤不宜虛辱惟是篋櫝下

俚有欲為執事惜真不得矣舊所為文合一通謹獻之
節下牛場之與鼠坡用之則膏田疇殖五稼不用則為
抵糞棄道周矣某之所得如是不猶愈於抵糞乎觀覽
焉而賜之教幸甚某再拜

上提刑鄒度支書

提刑度支閣下文昌二十四司在當今為一時盛選是
故吏非賢不居非才且有文不輒試其劇而其間事功
之所別析治教典常之所關決與夫版圖貫粒經度調

發之所叢委視天下至號衆務淵藪自有局以來拜天子嘉命前後率不過十數人可謂鮮矣而閣下預居一焉綿地千里聯城數十戚休斯民舒慘百吏古所謂方伯連率今所謂監司者也厥今四海之廣其為郡三百有奇為路二十有三而江西在三百與二十有三之中

二十有三閩本並作一十有八

畧當二十分之一為監司者不過三數

人亦可謂鮮矣而閣下又預居一焉夫輕去故國人情之所甚惜而朝南楚暮北燕又仕宦者之所不免者也

一日揚大旆驅弩矢擊羊豕上塚過故時山川出感慨
視邑屋閭井方在俯仰使夾道之人拭目晝錦有咨嗟
慕憐不已之色若是者舉天下蓋無幾矣而閣下又預
居一焉方少時用文章擅場屋已而收科第不啻唾手
自平進中未二十年取稱高流發彩華貫雖未盡充其
志古所謂大丈夫者正復凜凜如是耳若是者舉天下
彌無幾矣而閣下又預居一焉是四者皆掄侈袂規重
輅挽引而仕焉者欲一而不得而閣下在預居一之中

率有其四焉非大過人者能若是乎且江西一道在閣下特其所得之小小者耳藹民謠俟時望已若不偶然者又况拾壯圖乎青雲躡跬步乎要津方俟無涯之異日則凡治

京本作任

而在所察治者誰不竦勇自力以徼轉盼

之萬一哉此尤某所以一言而輒不自已者也某家故廬陵疇曩生事外粗自感發知讀古聖賢書蓋自六經已還九流百氏職方歸藏稗官小說牛醫馬經黃老卜筮之所傳與夫客卿烏有九歌九辯騷些之文章蓋無

所不窺至其所自得亦往往能跼蹈漢唐人藩閫以鳴
其文不幸賦性拙疎不能與時低昂平居或不自堪可
其意則未嘗輒翫翫從俗於後妄一啓齒于愚要人是
以勢卑而效徐交疎而毀來譬馬蹶塊斤仆阜棧雖睨
雲奔風不泯初志顧非良樂過之直帖耳俛首而已矣
然則閣下今者之來詎知非某竦勇自力以徼轉盼之
秋耶閣下試置之下陳俯以華櫬之蔭借之陽春之和
使得一吐胸中始所嘗有者姑去取焉則區區擊壤殆

恐有補風雅而其先後本末不猶愈於絕代之語見錄於輜軒使者乎聞問之始不知歡愉忭躍之集故謹誦閣下能皖皖自致於斯時與某所以曩欲列焉而不得者布諸下執事閣下其憐哉否也某再拜

上許通判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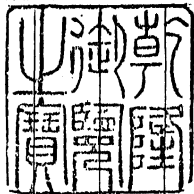
通判屯田閣下始某為兒童時過故人長老家因竊聽其私相言凡所謂為時聞人而有所事乎吾州者必曰某人則誠寬厚人也然而或失則濡忍故不若某人之齊

給敏速就事不勞而見功多某人則誠材幹人也然而或失則簡嚴故不若某人之沉深博大不汲汲於小數而理自得若夫不濡忍而以寬厚則得人心不簡嚴而以材幹則慰人望肆而明約而通則廬陵主簿許公其人也異時某過他邑他邑之人稱道猶若是也已而過廬陵於是旅者歌於塗處者嘆於室皆曰吾邑得賢者為之佐宜惟許公某然後知前日之所聞尚其遺餘者爾於是時齒雖尚少私獨自念幸未即為廢人則異時

猶及見所謂許公者其後冒風濤涉不測之江走淮甸
抵汝潁侵尋以至於襄漢最後遊京師寓太學如是者
幾十載中間流離播遷蓋無所不至而閣下之勢日益
隆所至輒以能名聞而某適奔走南北羈旅憔悴之不
暇則宜其夙志尚負而閣下之未及見也比閣下倅
府來至此下車之始士無問其賢不肖苟在所知識與
夫閤巷一介之小民靡不喧呼慰勞私自喜幸皆曰此
昔吾廬陵主簿許公也以至他邑嘗所稱道而恨不得

與被其澤者亦曰公今貳吾州事民其受賜均矣而某
於此時請見乃獨後於衆人若將躊躇顧望而不及進
則於心寧能無慊慊也耶某戇甚矣進不能取寸祿退
不得私遂其志行年甫三十學久而術愈踈如終日畫
墁而不適用屢困而名愈躋如一呖過劍而不足聞也
伏惟閣下推獎物之私不以某也不肖使得一望下風
而聽其謦欬之餘因辱收而教之則某之請見雖獨後
於衆人庶幾乎昔之願望猶及償也閣下將何以處之

某再拜



龍雲集卷十八